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
指導教授：繆天華先生

六十年來之楚辭學

研究生：黃志高 撰
中華民國六十六年六月

序

自辛亥革命，民國肇基，文華薈粹，俊彥雲蒸，討教豈止于庠序，研究有賴於新資，教化之盛，大備於斯時，而楚辭之學，亦復一變焉。

顧斯學之進程，凡歷四階次：曰典籍之博徵；曰出土物之憑藉；曰疑古之風起；曰總理乎斯學。夫典籍之徵也，豈止於四部，小說藝林，其有可取者，悉予備用。故一事一物，必詳加考證，斯其權輿之大較者也。迨楚辭器之出土，斯學又邁一程矣。究其影響，非徒於天問之疏釋，獲其佐證，殆古楚文化，尤得窺探其奧。則其研究範疇，以是益拓者矣。而五四以後，疑古颺風，日為熾烈，以為凡事非經驗証者，雖十口所傳，猶未足信，遂有疑於屈子其人其文，而楚辭一書，又作重估矣。夫妄信古，固失之誣，而妄疑古，不更失之妄且陋哉？惟斯學雖經是考驗，反無損其本質，且愈為壯焉。況於是時也，論說紛作，瑣珠細事，猶窮究不舍，誠足為今世斯學，奠下宏基。迨後，學者綜輯前緒，復作總理焉。至其治理方術，昔游澤承有云：「居今日而言楚辭，其要有五：一曰校其文；二曰明其例；三曰通其訓；四曰考其事；五曰定其音。」斯言似矣。惟若以是而總論今世茲學，殆未足也。顧今世學者，於每事之推求，必三復探賾，一論之稿立，定不較其煩，詳加驗証，且往覆商討，孜孜耘耔者，又豈游氏之言所能概括者歟？

茲編所論，蓋欲綜述開國以來，至六十年間茲學之大勢。文分甲、乙二編。甲為總論：曰「楚辭之涵義研究」，曰「楚辭之淵源研究」，曰「屈原之研究」，曰「宋玉之研究」，都為四章。乙為專論：曰「楚辭方語之研究」，曰「楚辭古音之研究」，曰「楚辭之文法研究」，曰「楚辭之地理研究」，亦作四章焉。

茲篇之作，承 繆師木孤啓發其緒，潤飾其文字，復屢蒙 指導謬正，始底於

成·惟資性篤鈍·所見粗淺·疏謬之處·在所難免·海內方家·尚祈正之！

中華民國六十六年歲次丁巳孟夏
黃志高謹序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凡例》

一、本文討論之主要範圍自民國元年至六十年止。惟引導斯學之發展時，稍涉前賢之說，以伸其源自。

二、本文以有關之問題為討論單元。

三、問題中所衍生各派之說，以產生先後為其述次。

四、各派說之相關論說，悉依類附述，盡能按其先後為次。惟不與別派之附說作時間性之相較。

五、本人見解，分見於各章首、末內。間有寄存於註文中者，要皆以最末端所引述者為定說。

六、各章首述者為緒論，主在申論該問題之本始。末端綜輯各家之言，定之為一。

七、本文徵引資料，盡能註出其出處，及年期。至於民國三十八年後匪區資料之年別，以公元紀年註出。

六十年來之楚辭學 目次

序

凡例

甲編

第一章 「楚辭」之涵義研究

第二章 楚辭之淵源研究

第三章 屈原之研究

第一節 屈氏之起源

第二節 屈子之家系研究

第三節 屈子之生平經歷研究

第一分 屈子之出生年月日研究

第二分 屈子之時代背景研究

第三分 屈子之仕宦經歷

第四分 屈子之疏放研究

第五分 屈子之卒年研究

第四節 屈子之思想研究

第五節 屈子之作品研究

第一分 離騷研究

(甲) 離騷釋義之研究

(乙) 離騷創作時代之研究

(丙) 離騷之創作藝術

85 80 74 73 72 67 65 62 52 49 37 37 26 23 17 8 1

第二分 九歌研究

(甲) 視九歌為楚之宗教舞歌者

(乙) 九歌諸神之性質

(丙) 名實之論

(丁) 九歌之創作藝術

第三分 天問研究

(甲) 正名

(乙) 考釋

(丙) 更訂

(丁) 重箋

第四分 九章研究

第五分 遠遊研究

第六分 卜居、漁父研究（附大招）

第四章 宋玉研究

第一節 宋玉之生平研究

第二節 宋玉賦辨偽

第三節 九辯研究

乙編

第一章 楚辭方語之研究

第二章 楚辭古音之研究

第三節 楚辭之文法研究

第四章 楚辭之地理研究

結論

參考書目

166 162 161

甲編 第一章 楚辭之涵義研究

楚辭一詞，始見於史記。(註二)然其涵義，史遷既無詮釋，而後世學者，雖有所闡述，然說解不一。詳而究之，大別有三：

(一)始楚賢臣屈原，被讒放流，作離騷諸賦以自悼。後宋玉、唐勒之屬，慕而述之，皆以顯名。(中略)而吳有嚴助、朱買臣貴顯漢朝，文辭並發，故世傳楚辭。(註三)

(二)楚辭者，屈原之所作也。(中略)弟子宋玉痛惜其師，傷而和之。(中略)蓋以原楚人也，謂之楚辭。(註三)

(三)屈宋諸騷，皆書楚語、作楚聲、紀楚地、名楚物，故謂之楚辭。若些、只、羌、許、蹇、紛、佗、僚者楚語也。悲壯頌挫，或韻或否者楚聲也。沅、湘、江、澧、修門、夏首者楚地也。蘭、茝、荃、藥、蕙、若、芷、蘅者楚物也。(註四)

案上列三家之言，蓋着眼於「楚」字，以「楚」字統領辭字。是故「楚」賢臣之辭、楚人之辭、書楚語、作楚聲、紀楚地、名楚物之類，皆得稱之為楚辭。誠以三家之說，雖立辭間有出入，唯彼等持論，未嘗不揆諸楚辭之本質而發。尚符言有所本，以故歷代學者，視若圭臬。

(註二)：見史記卷二十二、酷吏列傳三、始長史朱買臣，會稽人也，讀春秋。莊助使人言買臣，買臣以楚辭與助俱幸，侍中，為中中大夫，用事。

(註三)：見漢書卷二十八、地理志。

(註三)：見隋書卷三十五、經籍志。

(註四)：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引黃伯思翼騷序。

迨至民初，四川廖季平始獨排三家之說，自標振新之論。蓋廖氏素以經學家自居，因欲為經學另闢新途，乃易經學為天學。又苦無驗證，遂以楚辭為詩經之旁支，藉楚辭中之神人相應之辭，以成其新說。因復謂史遷之言不足取信，繼而妄言離騷有句「帝高陽之苗裔」，為秦始皇之自序，其餘各篇，多半屬秦博士所為。（註五）其弟子黃銘，不唯弗知覺醒，且益予箋釋。（註六）一時學者輩為之譁焉！然而，早天之雷，無端於石蘊、誇飾之辭，失衡乎公理。吳啟身執弟子禮之謝无量，徒得以解頤寓意矣。（註七）

（註五）：見楚辭講義不分卷。廖季平撰。民國十四年四川存古書局刊六譯館叢書本。序云：「秦本紀始皇三十六年，使博士為仙真人詩，即楚詞也。楚詞即九章、遠遊、卜居、漁父、大招諸篇。著錄多人，故詞意重複，工拙不一，知非屈子一人所作。當日始皇有博士七十人，命題之後，各有呈撰，年湮歲遠，遺佚姓。及史公立傳，後人附會改掇，多不可通。又僅綴拾漁父、懷沙二篇，而遠遊、卜居、大招悉未登述。可知遠遊、卜居、大招諸什，非屈子一人撰，而漁父、懷沙因緣蹈誤，不過託之屈子一人而已。著書請名，文人恆事，使為屈子一人擬撰，自當整齊故事，掃陳陳言，不至旨意重複，詞語參差若此。摘頌章云：『受命詔以昭詩』，即序始望使為仙真人詩之意。故楚詞本天學，為詩、易二經師說。宋氏周易章句，於乾坤八卦，各言游神歸魂，即周游六虛是也。不但卜居、漁父二篇解成，恆二卦。周游即周南，周、通也。召魂即召南、召、招也。如魂兮歸來，即之子于歸，于與云篆相近，于即云，云即古魂字。韓詩以聊樂我云，云字作魂。遠遊篇僕夫懷予心悲兮，遠馬顧而不行，即詩

「我僕痛矣！」（引自姜亮夫、楚辭書目五種第二卷五十一至二百五十二葉）

（註六）：說見開臣、蕭李平論離騷一文。其內容謂：「楚辭意義纏復，非一人之著述，乃七十博士為始皇所作仙真人詩，采風雅之微言，以應時君之命。」

史公本漁父懷沙二篇為屈原列傳，後人因以楚辭歸之屈原，誤矣。考遠遊周遊六漠，易繫周流六虛，即詩周南輶轉反側之義。（莊子逍遙遊知北遊亦取此意。）招魂大招，招即召南之名，（召招古通。）魂兮歸來即之子手歸。（子義作子，近云）離詩：聊樂我云云字作魂。他若未見君子，魂未歸也，既見君子，魂已歸矣，振振君子，歸哉！歸哉！招之之詞也。之子歸，不我過，魂已歸矣。振詩與楚辭吻合者甚夥，且體裁亦與詩相符。

（註七）：見謝无量，楚辭新論。這種廖先生所創的特別經學系統，（中略實在比匡衡所說的賡詩，還新奇得有趣，我當時自然也就解頤了。」

繼廖氏造偽創新之後，亦有謂楚辭作于漢人之說，如何天行氏（註八）、朱東潤氏（註九），二人之論頗同，俱以為離騷係出自淮南王安，其它諸篇，大概為安之門人所為。唯天問、橘頌二篇，多所猶豫，或謂為楚人所作。雖其持論甚豐，實似是而非也。郭鼎堂、沈知方二人嘗予駁斥矣。（註十、十一）顧何休之論，蓋亦患於好新，既弗能便者口伏，且持理殊欠周密，是必為博通者所識破。若使二人詮楚辭，豈非宜於易之為漢辭者哉！

（註八）：見何天行：楚辭作于漢代考。中華書局，（一九四八年）版。

（註九）：見朱東潤：楚辭探源之一——（四）。光明日報，學術第三十二至三十六期。一九五五年。

（註十）：見郭鼎堂：

（一）評離騷底作者。

（二）評離騷以外的屈賦。

（偽）光明日報·學術·第三十七期一九五二年三月四

案：

郭氏於第一篇論文中謂：「最近看到朱東潤先生的離騷底作者，認為

離騷是淮南王劉安所作，不是屈原的作品，主要的證據是漢書·淮

南王劉安傳上說：『安為離騷傳，且受詔，日食時上。』荀悅漢紀、孝

武皇帝紀及高誘淮南子敘、離騷傳，均作離騷賦。朱先生從這裡便

找着了離騷的真正的作者了。這論證是很成問題的。姑且不管這個

字究竟應作『傳』還是作『賦』，單憑一個字的證據就要推翻歷史的定案，

剝奪屈原的著作權，打倒司馬遷，未免太草率了一點。其實要把離

騷認為是劉安的作品，不僅史籍上沒有確實證據，就從思想和文字

藝術上來說，也根本說不通。淮南王劉安招集的學者文士們所著的

一部淮南鴻烈，現今還留存。從文字上來說，是東拼西湊而塗脂抹

粉的臃腫雜纂，完全缺乏獨創性。從思想上來說，主要是黃老思想

而摻雜一些神仙方技之談，也是臃腫不堪的，這和離騷完全兩樣。

離騷的思想，主要是儒家思想，它所稱述的是唐虞三代。雖然全篇

充滿着升天乘雲的遐思，但那是詩人的幻想，與黃老神仙家言的想

法不同。朱先生見到離騷中的歷史的或傳說的人物，都是中原民族

底人物，看不到一個楚國的先王、先公以及名公鉅卿，認為是意外

。這也是他要褫奪屈原著作權的一個原因，但其實這不足為怪的。

首先我們要知道，楚人本來是中原底民族，它是殷的同盟，殷亡之

後，被周人壓迫到南邊去的。離騷要稱述唐虞三代的古人，何足稱

奇？此外，郭氏猶謂：淮南王安因其父名長，故諱用長字。傳世淮南子，凡當用長字處，一律改用修字。這也可以作為審查離騷是否作于劉安說的一個標準。離騷有左列五處分明使用着長字，這也是朱說不能成立的反證。

長顧領亦何傷。

長太息以掩涕。

長余佩之陸離。

殷宗用而不長。

羌無實而容長。

又郭氏於第二篇論文中謂：例如他說：雲中君言及爛昭昭兮朱央，未央宮建于高祖七年；又言：蹇將憺兮壽宮，壽宮漢武帝置。所以從東皇太一至河伯八篇及禮魂一篇，大致作于漢武帝時或其後。獨斷地把普通的動詞或名詞解為固有名詞，于是得出大致的結論。假使要照着這樣來做歷史考證的話，那末詩經上言及夜未央及西方美人，豈不是詩三百篇也大致是漢高祖以後甚至華盛頓以後的作品了嗎？其他如哀郢、涉江、招魂、大招等篇，郭氏皆以為篇中有長字之出現，反駁朱氏等論。至于卜居、漁父，朱氏以為其完成不會早于西漢後期，郭氏則曰其用韻（移、波、釀）諸字，仍屬先秦古韻，合於歌部，則朱氏之說，蓋不得成立也。

（註十二）：見沈知方，讀楚歌及楚辭對於離騷作者的商榷。

（偽）光明日報學術，一九五一年五月六日，期。

宋沈氏之說、與郭氏之論點頗近、故不再錄出。

或以楚辭中數稱巫覡、述神怪之語、即謂：楚辭者、楚巫覡之辭也。（註三）斯亦一偏之見矣。顧楚辭中之離騷、九歌、招魂、大招諸篇、固嘗敘巫覡、斯誠然有之、惟此等言辭、徒為楚辭之特色者矣、而詩人依此以託意焉。況沅湘之民、信鬼而重淫祀、是其土風之本然、實不宜率言楚辭為巫覡文學、以抹殺其真義。雖九歌之作、容有所本、然經詩人所潤飾、確屬必然矣。且早在有宋、晦庵已言之矣。（註三）

（註三）：見日、藤野岩友、巫系文學論。東京 一九五八年。

日、星川清孝、楚辭の研究。京都 一九六一年。

（註三）：見宋、朱熹、楚辭集註九歌序。臺北 藝文印書館。

然則、楚辭之涵義何如？昔周樹人嘗云：「在韻而言，則有屈原起於楚，被讒放逐，乃作離騷，逸響偉辭、卓絕一世。後人懷其文采，相率仿率，以原楚產，故稱楚辭，較之于詩，則其言甚長，其思甚幻，其文甚麗，其旨甚明。」（註三）劉永濟云：「屈子之文，劉、班皆以為源于六義之賦。故曰：賦也。其曰：楚辭者，若曰：楚人所為辭爾。其詁訓音讀或不易通，而賈臣、被公能之，若曰：能說楚人之辭、能誦楚人之辭爾，初非指目文體之名也。然自漢武愛騷，命淮南作傳，此體流行，作者日夥。其體勢局度，與漢人他作為賦既異，而情辭復務極其幽憂窮蹙，怨慕淒涼之趣，後人類而聚之，題曰：楚辭，亦若曰楚人之辭也。其人或非楚，而其情其辭則楚，亦可以類相從，聚之為書也。」（註三）由是而言，則楚辭一名，實賅二義：

一、則以原所為之楚產詩歌。

二則含原及諸擬作之古詩歌總集。(註十六)

細究此類作品，至漢初猶盛，非徒帝王悅之，而文人相仿懷作，其或下詔而傳騷，或以善誦而見寵，誠不乏之。則世傳劉向王逸之輯註楚辭，雖不必謂其迎上所好，殆亦有意乎總輯斯文，免其殞墮者歟！(註十七)

《註十四》：見周樹人、漢文學史綱要。三十年集本，香港新藝出版社。

《註十五》：見劉永濟、屈賦通箋致論。臺灣學生書局。

《註十六》：見王瑤、楚辭一文。文藝學習，一九五四年七月號。

《註十七》：見 *David Hawkes: "The Quest Of The Goddess"*。英美學人論中國古典文學。

黃兆傑講。求索社之所在。香港中文大學印行。

第二章 楚辭之淵源研究

昔者，班孟堅嘗言：「春秋之後，周道寢壞，聘問歌詠，不行於列國，學詩之士，逸在布衣，而賢人失志之賦作矣。大儒孫卿，楚臣屈原，皆作賦以風，咸有惻隱古意之意。」（註十）。此班固以荀、屈諸作，為繼執詩人，託物以寓意，起興以寄懷者也。嗣後，劉彥和乃謂：「楚辭者，體憲於三代，風雅於戰國，通雅頌之傳統，而辭賦之英傑也。」（註十一）。顧劉勰辨騷之論，實宗取於孟堅，且益予崇之耳。然對此「書楚語，作楚聲，紀楚地，名楚物」之楚辭淵源，猶未深考其詳。迨至今世學者，多所用者，彼能相互補苴，由是一代文學之衍化與遭變之跡，始悉朗然。至於各家之說，茲逐次而述之：

（註十）：見班固、漢書藝文志詩賦略。

（註十一）：見劉勰、文心雕龍、辨騷篇。

案「楚辭之淵源研究」，今世學者言之者眾矣！故僅摘其較具規模者，約而述之如左：

（一）陸侃如之說：案陸氏嘗為中國詩史、屈原評傳，宋玉評傳，甚廢是楚辭？諸作。（註十二）其說詳見於中國詩史及甚廢是楚辭？中。陸氏以為詩經中之二南，考諸地望，誠產自黃河以南、長江以北、汝水、漢水之間，適直東遷以後之楚境，而楚人觀詩誦詩之史，又屢見史乘，則二南之詩，信矣為楚人必有所習，故宜為楚辭之遠祖。然二南以外，出土之古楚彝器，其間所存載之銘文若：蘇甫人壺銘、簠銘、大史中鼎銘、郭公鉞鐘銘、郭公牲鐘銘、郭公華鐘銘、郭君鐘銘、郭大宰鐘銘、郭大宰寶銘。乃至楚之屬國諸銘文若：郭公敫人

毀銘、陳公子獻銘、許子鐘銘、許子璋鐘銘、越王鐘銘、吳者減鐘銘、徐王遺者鐘銘、徐王義楚鐘銘、邾王糧鼎銘、徐沈兒鐘銘、徐僑兒鐘銘、徐錯尹鉦銘。又云：新序節士之徐人歌、說苑善說之越人歌、左傳哀公十三年載吳庚癸歌等，就廣義而言之，皆可為楚辭之先導。

若就狹義而言，則有楚公逆縛銘（註廿二）、稍晚，則有說苑至公之子文歌（註廿三）、優孟歌、說苑正諫之楚人歌（註廿三）、論語接輿歌、孟子孺子歌（註廿四）。凡斯種種、蓋係陸氏由古籍或古器物中，探求古楚詩漁進之跡象者也。惟此類古楚詩之文學價值，陸氏固以為不甚高，乃謂今存之九歌，方為楚辭之有唱云。（註廿五）

〔註廿〕：中國詩史，原署為陸侃如、馮沅君合著。其有關楚辭之論述者，俱見是書古代詩史篇三。（後引有詩史）。

甚麼是楚辭？原載於語文學習、一九五六年第十二號。其中有關楚辭淵之主要論點，與詩史大致相同。

〔註廿〕：楚公逆縛銘之年代，據郭氏兩周金文辭大系攷釋斷為宋圓末年。而陸氏謂此銘詩風格近乎雅，與後邊幾首合看，知楚詩早期實與詩經源淵，至為密切。（見詩史九十四葉）

〔註廿〕：陸氏謂楚威王前六七二年即位，卒於前六二六年，子文為令尹在前六六四年，故此詩歌當是前七世紀中年的產品。就意境與辭句看來，這是有未成熟的四言詩。（見詩史九十五葉）

〔註廿〕：陸氏謂：此詩與優孟歌的時代，大約在前六〇〇年左右，六句可分兩章，與國風為近。（見詩史九十七葉）

〔註廿五〕：陸氏謂：「這四句與漁父所記完全一樣，則為楚國產品無疑。它與接輿歌可證明楚詩漸漸由詩經分化而出，漸漸具有獨立性。」（見詩史第九十七葉。）

〔註廿五〕：說見詩史第九十八葉。

〔二〕游國恩之說：楚辭淵源之探究，除陸氏以外，尚有今人游國恩。其於此問題，亦多所發明。其游氏嘗為：楚辭概論、讀騷論微初集、先秦文學、屈原、楚辭論文集等專著。〔註廿六〕其中楚辭論文集，游氏晚年對斯學之論定作品。書中有關前後修訂之跡，良可窺悉。然游氏對楚辭淵源之看法，卻始終如一，要其大較，蓋可約歸三端，茲循次而備述焉。

〔註廿六〕：楚辭概論、讀騷論微初集、先秦文學三書，今臺灣商務印書館收入人文庫中。屈原一書，一為作者作於民國三十四年，原名學術先進——屈原。勝利出版公司印行，南京版。一為作者于一九五一年七月應人民出版社而重寫。楚辭論文集一書，分上下卷，共十八篇，上卷九篇，曾以讀騷論微初集出版過，現又重加校訂。下卷九篇，乃為作者晚年所成，其中前六篇亦為專題論文外，末後三篇，紀念祖國偉大的詩人屈原，偉大的詩人屈原及其文學，屈原作品介紹三文，皆為紀念偉大愛國詩人逝世二千二百三十年而作之介紹文章。上海文藝聯合出版社，一九五五年版。又有香港文島書局翻印本。

楚辭繼三百篇之後，勃興於南方，奇文鬱起，蓋必有故，至其源流之所自，陸